

肖 玉

# 龙山寨

LONGSHANZHA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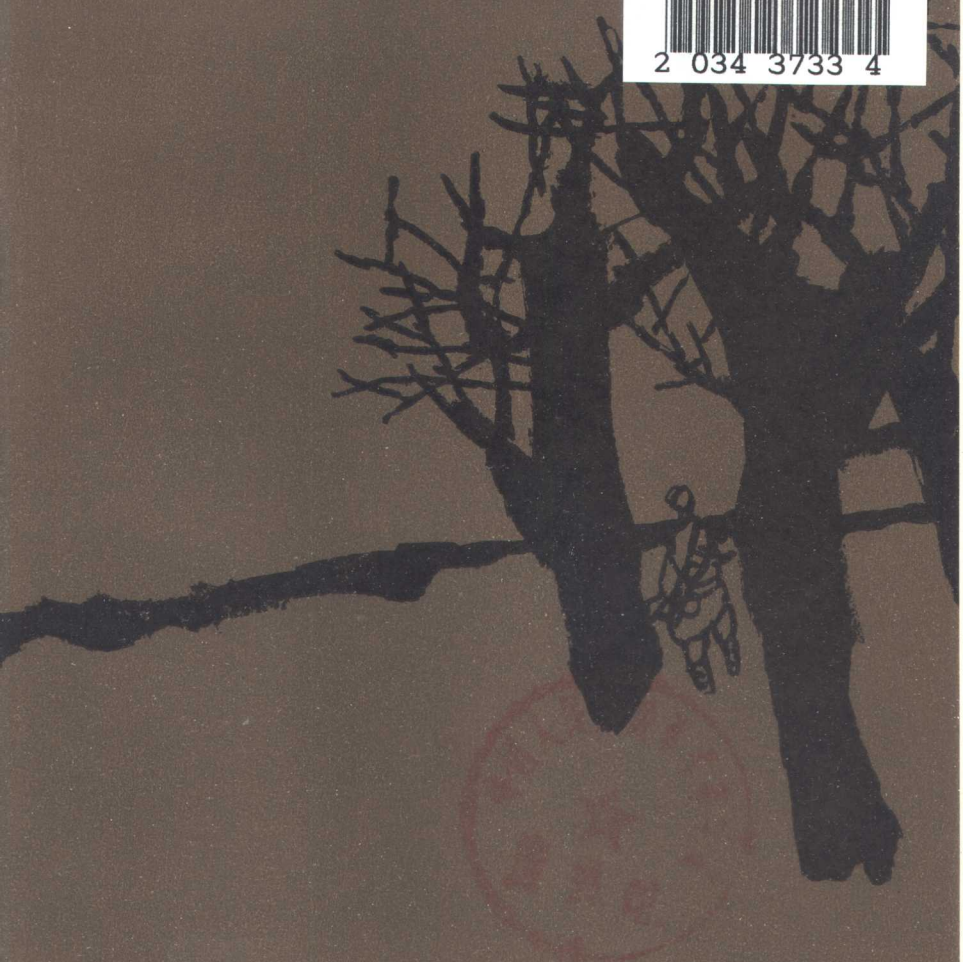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# 龙 山 寨



2 034 3733 4



肖 玉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# 龙 山 寨

肖 玉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京安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\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8 $\frac{1}{2}$ ·插页3·字数159,000

1984年9月第1版·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151,000

书号10137·110 定价0.80元



叶玉

## 作者小传

肖玉，原名于忠福，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大水泊一贫农家庭。一九三四年入本村启民小学读书，一九四〇年二月参加八路军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勤务兵、宣传队队员、副队长、战斗连队指导员，师、军报纸编辑等职。全国解放后即到军区机关工作，一九六二年至今任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组组长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高粱红了》三部曲（乌云密布·战鼓催春·紧锁关山）、《大风口》，电影《带兵的人》等。

## 目 次

第 一 章	三口棺材	1
第 二 章	两团疑云	17
第 三 章	由一变二	37
第 四 章	龙山行	71
第 五 章	军令状	101
第 六 章	来去无踪	123
第 七 章	套里有套	151
第 八 章	情理相克	172
第 九 章	肝胆相照	197
第 十 章	悬赏寻洞	225
第 十 一 章	先发制人	241

## 第一章 三口棺材

大清早。雪虽然停了，但仍阴着天，西北风呜呜叫，刮在脸上象刀子。马格庄村头的山坡上一片白茫茫，被雪压弯了枝头的小松树，叫风吹得直摇晃。在一棵一抱来粗的老槐树底下，并排停放着三口红漆棺材，棺盖尚未合拢。周围有许多人沉痛地走动或者站立着，气氛十分沉重。唯有那棺材上的红漆，被白雪映得格外鲜艳、耀眼。

从左至右：头一口棺材里装的是司令员宋成龙；第二口装的是政治部主任邢承华；第三口装的是团长朱海波。

“一下牺牲这么多首长，这队伍……”胡茬儿被呼出的热气冻成了冰溜的大老黑，袖手抱着枪，自言自语地咕嘟着。这种情绪象瘟疫一样，马上传染到周围的战士，大伙儿都沉重地叹起气来。

“天这么冷，为啥还不快盖棺呢？”

“说是王政委和陈副司令要来亲自合棺。”

“要来就快点来嘛！快把丧事办完，也好找机会报仇！”

“是啊！再这么待下去，活人也冻成冰棍了！我宁愿报仇被打死，也不愿这么活活地挨冻！”

一股旋风，“呜呜”吼叫着，忽地把挂在树枝上的雪串，和着地上的雪烟，卷在半空，打在人们脸上，落进脖子里，更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“吼什么！”

这声音象闷雷，从一个背盒子枪的人的嗓门里炸出。这个人高高的个子，挺清瘦，棉军衣虽然打了不少补钉，穿在他的身上却标致齐整。这一阵子，他一直象根木桩似的钉在那里，目不转睛地瞅着眼前的三口棺材，心底不时泛起阵阵内疚，似乎司令员所以牺牲，全因他这个特务连连长没尽到责任似的。他名叫刘甲子，已经整整二十岁了。若看脸相，浓眉大眼，密密麻麻的络腮胡子，说他三十挂零儿，也准有人相信。不过刘甲子这名字，除了大风口那些熟人之外，别人却很少知道。因为他当排长的时候，就在宋成龙亲自指挥下，奇袭鬼子据点，缴了一挺九二式重机枪；刚当连长，又在青石桥伏击战中，消灭了下乡抢小麦的一个日军小队，并亲手击毙了井上小队长。因此大家都夸他打仗赛猛虎。偏巧，他的生身父亲真的姓赛，宋成龙司令员便对他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干脆叫赛虎得了！”于是，这赛虎两个字，就成了他的正式姓名。别看 he 外表憨乎乎的，瓢子里心可细着呢。如今，他听着战士们的议论，感到焦躁和泄气的情绪，正在大伙儿中间悄悄地蔓延，因而猛不丁喊了这么一句。



其实，赛虎嘴上这么喊，心里却也在纳闷儿：王寿卿政委办事从来都有准头，今天迟迟不来，莫非是又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……他刚想到这里，却见张力成从村里急匆匆地走来。

张力成现时担任后勤部长。他肩上虽然没了那个破旧的褡裢，走路的架势却依然和当年当石匠时一样。穿的棉袄油脂麻花，帽檐耷拉着，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支擗子枪。他走到老槐树下，先对一位参谋轻声说了句什么，然后紧上几步，走到第一口棺材旁，看着仰卧在棺材里的宋成龙，泪水断线似的滴到棺材板上，马上就冻成了冰花儿。这冰花里凝结着多少难以言语的深情啊！霎时间，在回龙寺敬酒、说“强盗”、计议“狐仙戏”，与李连启相见，加入共产党，杏树庵里相会等等往事，齐古脑儿地又涌上心头。他，不愧是一条硬汉；他，心里容不得半点不平，……张力成使劲按捺着胸中突起的波涛，移动脚步又走近邢承华的棺前。邢承华静静地仰面躺着，那本来就不结实的身板，加上流尽了血，脸色煞白。张力成忍不住心中的悲痛，用手抚摸着邢承华的遗体，身子差一点儿俯到他的身上。啊，往日的和睦相处，相互间你帮我助，使这位穷石匠和地主二少爷竟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同志。此情此景，怎不使人痛断肝肠、心碎如裂呢！赛虎深解张力成的心情，急忙上前将他扶住，又移至第三口棺旁……

又是一阵旋风，把洒在老槐树上的积雪，刮得一串串往下纷落，使张力成的帽子上、肩膀上披上一层雪粉。赛

虎一面用手帮他拍打着，一面低声问道：“力成大伯，王政委为啥还不来呢？”

说实话，张力成自打看第一口棺材里的宋成龙开始，往事就象乱麻似的把他的心紧紧缠住，出现在他眼前的，是宋成龙那坦率、豪爽、正直无私和魁伟的身影；响在他耳边的，是邢承华在溜马庄虎头崖上那番关于生死的言语：“死，是自然规律，有生就有死嘛……”如今，引导他张力成走向革命的李连启、宋成龙、邢承华，都已先后死去了，可他自己还仍然活在人间，该怎样活着呢？他的思想全浸泡在这个严峻的思索当中，因此，什么风啊、雪啊，他竟毫无感觉。直至赛虎这句问话，才使他从麻木中清醒过来：呀！自己是受王寿卿政委的委托，前来主持宋司令、邢主任和朱团长的安葬仪式的，咋的竟自顾哀恸，让同志们在风雪地里挨冻等候呢！他有些自愧地扬了扬手，对周围的参谋们说道：“盖棺吧！”

一个参谋问道：“政委不是说，要等他亲自……”

“情况有点变化。”张力成外表不动声色，内心却有些不安地说，“政委一下还脱不开身。”

情况变化得政委脱不开身，周围的人不问也猜出其中的严重性了。人人都晓得，自打皖南事变以后，这黄牛半岛上打着国民党旗号的，张王李赵大大小小十多个司令，居然组成了“抗八联军”<sup>①</sup>，或明或暗地和日本鬼子串通

---

<sup>①</sup> 国民党各杂牌部队成立的联军，专门打八路军，称为“抗八联军”。

一起，专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作对。更严重的是以柴耀魁为首的“抗八联军”司令部，设在半岛中间的龙山地区，象王母娘娘划的“天河”一样，把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分成东西两半，切断了相互间的联系。宋成龙司令员活着的时候，就思谋着要打下龙山把我们的根据地联成一片。可恨，柴耀魁竟仰仗他收容的成万人马，趁日寇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之机，于昨天夜里向我们突然偷袭，使我们的指挥机关受到严重损失。大家本想在掩埋了司令员宋成龙等人的遗体之后，马上去向柴耀魁讨还这笔血债，没料想，情况又有了变化！

变化，变化！到底是什么变化呢？

参谋、干事们，怀着老大一个问号，一齐动手，开始盖棺了。

没有吹鼓手，只有北风吹着山坡的柞树丛和松树发出的“呜呜”声；没有花圈，只有遍野的积雪一片银白；没有人发施葬礼号令，原先站在门口、村头墙边的男女老少都纷纷走来送葬……当棺木盖好，战士们抬着到达挖在山坡的墓坑时，张力成站在棺材前面，脱下钉着兔皮护耳的军帽，向送葬的人群挥了挥手，使出全身气力，提高嗓门说道：

“同志们！诸位父老兄弟姐妹们！这一回咱叫柴耀魁从背后捅了一刀子，打了一个败仗！咱们的宋司令，也就是家喻户晓的宋黑七牺牲了！他，早先被官府骂为强盗，还曾悬赏一千块大洋买他的人头；他跟着共产党拉起了队

伍，扯起了抗日的大旗，捉他的人却成了汉奸投降派。我头一次见到他，就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一股正直无私、顶天立地的豪气。他有胆有识，敢作敢为，因为他把人世间的善和恶看得透透亮亮、一清二楚。就因此，我同他伙演了‘狐仙盗枪’戏；也因此，我才敢在杏树庵和他谈心争理。他呀，性情是有些火暴，可那颗心有说不出的善良和精细。他恨敌人恨得咬牙，爱同志和百姓爱得火热。就拿夜黑这一仗来说，他就是为了叫整个机关能安全突围，自己亲自率领特务连一个排，照直冲到柴耀魁的指挥所，把柴耀魁打了个槽头转向，我们的司令部才安全转移到这里。他虽然死了，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他这个精神，说白了就是为国为民！有志气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总把腰杆挺直！咱们的邢承华同志，特别赞扬这种精神，可惜，他，也牺牲了……你们都知道，我张石匠原就是他家的长工，可我们俩却是在生死关头，结成了患难与共的兄弟！他，是个有学问的人，所以对世上的事也看得透彻，虽是地主家的少爷，却和咱受苦受罪的穷哥们站在一起，直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！咱干革命，不光吃苦受罪，而且还是活人背着死脑袋，玩命！邢承华主任早就把个死字看透了，他硬是从阎王爷的鼻子底下逃出来，参加了共产党。咱们的朱团长更没有说的，十五岁当红军，跟着毛主席长征两万五千里，到咱这儿当团长才二十二岁。他的身上，已经叫反动派的子弹打了七、八个窟窿，枪一响，照样把眼瞪到脑门顶上，越打越勇，越战越刚强！我刚才

看着他们的遗体，心里绞着劲儿痛，我咒骂那些子弹，为啥不钻到我张力成身上，留下他们的生命，好为革命多做些贡献呢！眼目前，咱只好承认现实，可在这现实面前，咱要挺起腰杆，擦干眼泪，认准方向，加倍努力，用胜利祭奠烈士们的英灵！”

张力成说到此处，赛虎忍不住举起了拳头，尽着嗓子呼喊道：

“为宋司令报仇！”

“为邢主任报仇！”

“为朱团长报仇！”

一呼百应，喊声震天，直吓得那凛冽的北风也减了几分成色。

“对！”张力成也愈发激动地说，“咱活着的人，就是要秉承他们的遗志，在他们踹的这条道儿上干到底！这些话，本来是政委要来给大家好好说一说的。因为突然接到上级的电报，说是给我们派了一位新司令，已经从西面启程，今儿就能到达。他正忙着迎接新司令，所以才让我这个石匠，先来叮当两锤儿。我虽说不透亮，却离不开大谱儿。刚才你们这一喊，又正在点子上。好了，大家都立正，向宋司令、邢主任、朱团长的棺木三鞠躬，我来培土、下葬！”

紧接着张力成的话尾，一位参谋庄严地喊了一声：

“立正——敬礼！”

不光战士和乡亲们随着口令声肃然致敬，整个的大地

似乎也听懂了口令：风停了，树梢儿不动了，天空却又飘起鹅毛大雪，纷纷扬扬，给这葬场上凭添了哀悼的气氛。有几位老大娘悄声说：“瞧瞧，好人就是好人。这不，老天爷也为咱黑七司令吊孝了！”“可不是咋的。黑七司令的魂儿，根本没进阴曹地府，箭直杆儿地奔上了玉皇大帝的天宫。张部长才不说来了新司令吗？瞧好吧，黑七在苍天之上，准会保佑着这新司令打胜仗，把柴耀魁抓上阴曹地府，下油锅炸！”张力成，在大家静默致哀之际，从参谋手里接过铁锹，站在宋成龙的墓穴旁，弯腰铲起一锹冻土，轻轻地盖到了棺木之上……

向前走，别退后，  
生死已到最后关头。  
同胞被屠杀，  
土地被强占，  
我们再也不能忍受，  
我们再也不能忍受……

伴着盖土的节奏，突然响起了歌声。这本是抗战初起时，流行的一首救亡歌曲。此时此刻，却包含着向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投降派——柴耀魁讨还血债的新意。本来，只是特务连文化干事宋新开情不自禁地轻声哼唱，可周围人自动随和，随和的人越来越多，歌声也越来越悲壮、激昂，它既象为安葬奏起的哀乐，又是战士们对烈士

发出的庄严誓言。

年仅十五岁的宋新开，只因在福民小学读了几年书，成了全连的“秀才”，说话、办事十分机灵，所以大家也给他起了个绰号——“机鬼篮子”，这是当地一句土话，是说象装了一篮子机灵的意思。平日间，他不光为全连战士念家信、写家书，而且大家有了什么为难的事，也总愿找他聊扯聊扯，特别是赛虎，几乎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“军师”。眼下，他带头唱的这首歌，正合赛虎的心意。赛虎虽是在墓穴旁陪伴张力成培土，却也亮开嗓门，大声地唱着：

我们的土地，一寸也不能失守，  
欠我们的血债，要他们足数地还够！

调儿还是那个调儿，歌词却叫他无意中更改了，这不是更改，而是内心深处感情真诚的爆发。这也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感情，而是全体同志的共同心声。就连张力成也禁不住亮开了他那爱唱落子的嗓门，加入了这激昂、悲恸的合唱。

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铁锹刨在土上，活象张力成鏖磨似的坚硬。然而，热血化冻，众志成城，不一会工夫，三座新坟便隆起在山坡上。

安葬了死者，大家自然而然地就把思想转到了新来的司令身上：这位新来的司令，他是怎样一个人呢？宋黑七

虽然土生土长，没见过大世面，却是在这黄牛半岛上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。有些事叫大伙一传，添枝加叶，神乎其神。新来的司令该比宋黑七还神乎吧！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”嘛！

宋新开，仗着同张力成的特殊关系，等安葬仪式一结束，就跑到他跟前，悄声问道：“力成大叔，这新司令是个怎样的人？”

张力成心情一直挺沉重，他摸了摸宋新开带护耳的棉帽，轻轻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也没见过。只知道，他是经过两万五千里的一员战将。”

“红军！又是一位红军！”

光是“红军”这两个字，就使宋新开乐得跳了起来。因为这支部队，是由当地农民起义武装组成，他们对参加过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，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崇敬。再加上朱团长来了以后，大家跟着他打了不少出奇的胜仗，诸如：摸据点，不放一枪，消灭鬼子一个中队，得了一挺烤蓝还锃亮闪光的九二式重机关枪；打埋伏，截住鬼子两辆汽车，还得了个八八式掷弹筒；反扫荡，在鬼子眼皮底下转游，把鬼子整得翻肚绞肠……于是，红军来的干部在部队里更享有十分崇高的威望。而这位新司令还是红军中的一位战将，那……宋新开一听这个词儿，机灵的脑袋，便展开了想象的翅膀。

……嗯，红军的战将！战将，那一定象赵云。对，赵云在长坂坡上单骑救主，直透重围，砍倒大旗两面，夺槊



三条，前后枪刺剑砍，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，真个是“血染征袍透甲红，当阳谁敢与争锋，古来冲阵扶危主，只有常山赵子龙。”……不，赵子龙太傲气，新司令应该象张飞。那张飞“长坂桥头杀气生，横枪立马眼圆睁，一声好似轰雷震，独退曹家百万兵。”这才称得上战将。不，那都是书上写的一些古人，可我们的新司令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啊！不论赵云还是张飞，怎么能同我们的红军战将相比呢……啊，对了，这位新司令，应该是高高的个头，虎背熊腰，浓眉大眼，心地善良。他，象特委书记李连启那样简朴，象周育山那样机智，象宋成龙那样豪爽，象张力成那样厚道，象赛虎那样勇敢……

一想到赛虎，宋新开脑子里的形象就更加具体。他也觉得赛虎仅仅是个连长，不能和新来的司令相比，但架不住赛虎的所作所为，在他心目中太高大了。单说半年前的一次战斗，他就永生难忘。那还是跟随张力成在泊东集一带活动的时候。

一天，张力成接到芳子送来的鬼子勾结赵盼贵、郑维鸿下乡抢粮的情报。

正在他对邢承芳这个女人放心不下，迷惑难解之际，宋永宽又送来情报说，赵盼贵和郑维鸿半夜里拉着队伍离开了大风口，起初是往东南而去，详细下落还没查明。这时，刘豆芽从泊东集也送来消息，说前些日子从威海运进泊东集的物件，全是枪支和弹药，其中还有两挺九二式重机枪，统统放在据点里靠西北角的大房子当中。张力成把